

一张画要了三十年

——忆梁实秋与张佛老

罗 青

梁实秋先生以《雅舍小品》的散文笔法，名满天下，尽人皆知。他犀利的文学批评及舌灿莲花的译笔，也是无人不晓，但他擅画梅花这件事，知道的人却不多，连门生故旧，也多半无所闻。原因无他，由于先生珍惜笔墨，不轻易示人之故。

我与梁先生相识多年，书札往还，茶饭相酬，蒙他赠书、赠诗、赠书法，还不断为我题画，并主动为我首次画展写序评，就是没有送过我梅花。先生不提，我也不好当面硬要，这事攥在怀里，久久成了一块心病。

有一次，我假装不经意地提起画梅，说梅兰竹菊，易写难工，实为画家才情功力的最佳试金石。梁先生深以为然，同时顺口举了一个多年前例子，说有一次，他殷勤画了一幅梅花寄给冰心，不料却惨遭回信调侃说：“吾家之犬，亦优为之。”从此他引以为戒，画梅绝不轻易予人。我听了，几句准备好到嘴边的话，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，再也不好说什么。

事有凑巧，一次佛千先生张佛老在他家楼下永康街“东升阳小馆”邀宴，酒香菜精，品味俱佳，美食之后，一起到楼上他的“九万里堂”小坐。只见长沙发边，空墙壁灯旁，挂着一幅镜心红梅，上前仔细一看，居然是梁实秋先生的画，真是难得（见刊头作品）。

关于此画是如何索得的？佛老跟我说了个故事。

话说1969年8月5日，台北各界举办酒会庆祝梁实秋以三十六年工夫，翻译完成莎士比亚全集，各报副刊都登出庆祝文。余光中率先为文说：

我们今天对梁先生如此尊敬，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翻译家，更因为他是一位散文家，一位具有坚定信仰和独立思考的批评家。

佛老不以为然，为文补充道：“在这许多梁实秋之中，一个剧作家的梁实秋，才是梁实秋那座大山的最高峰。”认为，梁先生口才便给，能言善道，还能上台表演相声，熟读莎翁后，写起剧本

了大量的植物和种子。1900年底，在返回欧洲之前，他将自己大部分的采集成果——超过15000份植物标本和500份植物种子，寄给了邱园。如今邱园的标本库中注明来自亨瑞的标本，已大大低于他当初所寄之数，这应该是长期以来邱园对标本的取舍和替换所致。邱园中现藏亨瑞来自中国标本分属于144个科。

亨利·威尔逊（1876-1930），二十世纪初世界著名的园艺学家、植物学家、探险家。1899年至1911年间，亨利·威尔逊曾四次来到中国，三次进入横断山域考察。威尔逊被西方称为“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”，为西方国家引种了大量的园林花卉植物。1913年，他出版了《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》（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）这一有影响的著作，此书在1929年重版时易名为《中国：园林之母》（China, Mother of Gardens）。

威尔逊来华之前，曾于1897年进入邱园工作。邱园的丰富植物资源和讲座大大丰富了威尔逊的学识，也促使他决心致力于植物学的研究和教学。不久，威尔逊被邱园选中，派往中国采集活植物和种子。1899年4月，威尔逊从英格兰出发，途经美国波士顿和旧金山，然后乘渡轮于同年6月抵达中国香港。

威尔逊在中国大陆的植物标本和种子采集活动，集中在1899年至1910年，他到过湖北、云南、四川等地。其植物标本主要保存在英国的邱园和美国的阿诺德植物园。邱园中现藏威尔逊采自中国的标本分属于102个科。

乔治·福雷斯特（1873-1932），是一名植物学家和探险家。他出生于苏格兰福尔柯克，曾就读于基尔马诺克学院。1889年，福雷斯特16岁，从基尔马诺克学院毕业后，他跟随一位化学药剂师工作。其间，他掌握了一些药物知识，了解了许多植物的药用价值。作为培训的一部分，他还学会了如何干燥、分类和制作植物标本，这在后来他的植物采集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。

1904年，他来到云南，深深地为云南尤其是滇西壮丽的山川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所吸引，便以腾冲为基地，开始了对云南尤其是高黎贡山的动植物的系统调查。1904年至1932年，他组织了七次大规模的采集活动。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西南地区，为西方植物研究机构采集了三万多种活标本，还作为西方园林界收集了一千多种活植物，其中包括大量的杜鹃花。

1918年，福雷斯特在高黎贡山的森林中发现了一种高达二十多米的杜鹃花，后来被人们称作大树杜鹃。他雇来工人砍倒了一株高25米、树龄280年的老树，并将树干锯成圆盘运往英国。

1932年，福雷斯特在云南腾冲附近因心脏病去世。邱园中现藏福雷斯特采自中国的标本分属于100个科。

笔会

忙送至裱画店装池。但是，画裱好之后，挂在客厅数日，想想不对，又取了下来。原因是怕来客发现如此稀罕之物，见猎心喜，会给画家带来无穷困扰。不料梁先生知道后，大笑说，没关系，你尽管挂，我既然敢送，当然不怕人挂。你放心，我自有道理！

“过了半个月，一天到晚向梁先生邀稿的《传记文学》主编刘绍唐来了！”佛老撇撇嘴笑道，“他看到挂出来的画，好生羡慕，连连大呼不公，立刻起身，说也要去向梁先生讨一幅，茶也顾不得喝，便匆匆走了。”两天过去，佛老嬉皮笑脸挑衅似的打电话去问结果，只听得刘绍唐悻悻地在电话那一头，学着梁先生的口吻复述道：

佛千这个人真可怕，一张画要了三十年，不能不画给他。台湾只此一幅。在美国，还有一幅，我的清华老同学胡安定写信来说：“你欠我画，我已七十岁了，我死之后，我的儿子，还是向你要求画！”唉呀！父死子继，这个债，哪能不还，只得画了寄去。

听得刘绍唐哭笑不得地败下阵来，心平气和地知难而退。一旁的我，则暗暗叫了一声：“好险！惭愧！”从此一块心病，不药而愈。



红 梅
(国画)

梁实秋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二维码

水码头不像很多书中常写到的那样，是光溜溜青石板的，沿着河岸一排排整整齐齐逶迤而下的。这个水码头在我们大院的后门口，出了门槛，步下台阶，只需越过一条被菜地蚕食成裤腰带那么细的小路，再躲开一棵桑树伸过来的会勾住人头发不肯放手的顽皮枝桠，脚就站在了水码头的第一块麻石上了。

这是一块赭红色的麻石。

这块赭红色的麻石，形状像个大枕头，中间还有个凹进去的坑，就像我们早晨起床，枕头上被脑袋压出来的痕迹似的。下雨之后，凹坑里会储存着一洼水，有一天我甚至在水洼里发现了一些黑黑的蹦来蹦去的小虫子。我妈说那是蚊子的幼虫，夏天蚊虫繁衍得很快，稍不留意，一对蚊虫父母就能在人的眼皮下面生出一大堆孩子。我觉得蚊虫真够了不起的。

从赭红色麻石往下，石头的大小不一，长短不齐，细想起来，颜色依次应该是灰白色，淡黄色，浅黑色，褐色中带白色条纹的，土黄色中夹着灰色麻点的……总之，它们琐琐碎碎，完全地杂乱无章，而且有的缺了角，有的一边高一边低，有的断成了两半，有的下面空着一个洞，洞里能听到细微的水流声，蚰蚸儿叫一样。人在水码头上走，很需要一点勇气和技巧，因为当你一脚踩到石头的一边时，另一边会冷不丁地翘起来，让你突然间失去平衡，站立不稳，跟着一头栽倒，顺河岸骨碌碌地滚下去，弄得头破血流，或者一身湿透，让岸上的人看笑话。

豁嘴婶家的家紧挨着我们的院子，我们院子是后门对着码头，豁嘴婶婶家是大门对着码头。这样说起来，她家距水码头其实比我们更近。我记得她那时没有工作，又没有家产，全部的生活来源就在她东一块西一块开出来的菜地里。甚至她把我家那条小河的河岸也利用得很好，把河堤上的肥土扒下来，耙平，栽上了耐水的茨菇。每年初冬收茨菇的季节，我们总是候鸟儿样地在河岸



青浦博物馆所藏青龙塔顶宝瓶

沪郊“青龙”近来被关注到了，起因是隆平寺塔基年前从青浦出土。重见天地的地宫珍藏完整，唐代供奉被引申为青龙港接驳“海上丝路”的直接物证。眼下，上海博物馆又推出“青龙镇遗址考古展”，千年实物佐证湮没的“千年古港”，阿拉上海领跑“一带一路”，于史有据。

隆平地宫的供奉，确属土豪级别。覆砖九层，中置套函，函外左右各置阿育王塔。套函最外是木函，依次为铁函、木贴金函、银函。银函底铺彩色宝石，上置释迦牟尼涅槃像。木函内藏银箸、银勺、银钗、银龟、铜镜、水晶佛珠等供奉。套函内铜瓶，含4枚圆珠，3枚水晶品质，应是圣物舍利，符合“中藏舍利”的文献记载。

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，沪上发布考古成果，通常隐藏遗址路标。爱较真的受众，对此套路很感冒，无缘身入其境，意味着难以感受历史场景。好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沪产美女出自武康路洋房，还是石库门里弄，或者城乡结合部，分析起来大有讲究。外表与内涵的组合，从来就有多种可能结局，放大镜下细究古物，也大致如此。

最终只有老办法，西出虹桥实地走访，弄明白新秀古物的可靠出处，才能深度理解青龙底蕴与当下关联！史料记载，隆平寺位于青浦白鹤，即明清时代旧青浦，唐宋年间的青龙镇或通惠镇，亦称青龙港。当年是不折不扣的国际贸易中心，角色类似如今的浦东自贸区。

如今的白鹤，只剩青龙村沿用历代旧称。地标一样的青龙塔，孤独地竖立在田间，照旧是乡村景致，周边并无视线障碍。这座沪上罕见的千年室外建筑，塔顶铜冠早已坠落，继续硬撑在吴淞江故道。刻满供养人名姓的头饰宝瓶，在10里外的博物馆深藏，身首两处。

白鹤盛产蔬果，自有名声在外，外来种植户集聚此地，原住民反倒难得遇见。所以，以往周游沪郊，操方言土话打探路径的特技失效。用官话与外来农夫对话，冷僻的“遗址”纠缠日常的“椅子”，几轮对话下来，不得要领。终于有人提示，纪鹤公路岔道，深入农家百米，有保安日夜看守着铁篱笆围起的工地。原来海上丝路起点，紧挨着民工子弟小学。

设法摸到遗址现场，已算撞上大运，与青龙塔平辈的隆平寺塔，一南一北相距好几百米。从安全隔离带外

童年的水码头

黄蓓佳

真的从码头走下去，想洗菜，淘米，刷鞋，才发现码头还不够长，最后的一块黑色麻石离结着薄冰的水面还有一根擀面杖的距离。我们蹲下去之后，像做柔软体操一样，两条腿要叉开，身体从两腿间拼命地往下探，再加上胳膊的长度，才能勉强够着水。

可是，冬天毕竟很快就过去，更多的季节中，水码头是我们游戏的天堂。那样的日子里，水位升高了，河面是宽宽的，河水是漾漾的，清风吹过来水草和鱼虾的腥味，还有沿岸的柳香花香。水码头变得很短很短，一半的石阶淹进了水下，我们高高地挽着裤管，把整篮的碗筷浸泡在水中，而后搀扶着向水底探险。总是下不几个石阶，裤子就湿了，沉甸甸地贴在腿根上。怕回家大人骂，扭头又往上跑，溅得水花比人还高。有时候竹篮子浸水太深，筷子漂起来，悄没声儿地逃出老远。等我们发现，慌张张折回一根河边的芦苇杆儿去够，哪里还够得着？只好垂头丧气踮着脚尖回家，轻手轻脚将剩余的碗筷放回碗柜里。大人们每每很奇怪：筷子的折损率怎么这么高？莫非老鼠也惦记着它？

用竹篮子捞鱼是我们的一绝。鱼是很很小的鱼，小得只看见眼睛，看不见身子。它们才刚刚破卵而出呢，成群结队地想着漂上水面见世界呢，就被眼尖的我们盯上了。这时候，两条腿站在水中，两只手紧抓住篮把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，耐心地等着傻鱼儿游近，眼疾手快，竹篮子啪地一声入水，哗地一下子提起，哈，看这些惊慌失措的小东西啊，它们简直不知

西出虹桥

错过青龙有白鹤

方益昉

道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！我们小心地用广口玻璃瓶将小鱼儿捞进去，看着它们在瓶子里游过来游过去，慌慌张张，忙忙乱乱，搞不懂是高兴呢还是生气。我们会把事先准备好的饭米粒放进瓶子里，顺便再捞一两根水草塞进去。总以为瓶子里有吃有喝，应该是小鱼儿的天堂了。可是第二天早晨，眼睛一睁，急急忙忙去看窗台上的玻璃瓶儿时，鱼儿总是无一例外地成了僵尸，肚皮朝上，白花花地在水面漂了一层。天哪，它们真的是让我们失望和伤心啊，原本我们是盼着它们能陪我们一起长大的，好心怎么偏偏就不能得到好报呢？

还有一次发大水，水流几乎要漫上河岸，水码头只剩下那块赭红色的石块飘飘荡荡。我弟弟突发奇想，从床顶上抽了一根挂蚊帐的竹竿，拴上一根纳鞋底用的棉绳，绳头系上一枚弯成钩状的回形针，拎着就往河边跑，声称水大好钓鱼。我赶紧跟过去，原本是要看他笑话的，结果怎么着？他人刚往河边一站，回形针才甩进水中，棉绳立刻就绷成一条直线。他用劲把竹竿一提，银光喇地一闪，凌空里蹦起了一条手指长的三条小参鱼！可怜的傻鱼儿噢，居然会上一枚回形针的当。我弟弟当时笑得合不拢嘴，可我心中忿忿，实在替那条鱼儿不值。

大水过来的时候，码头边会漂来许多好东西：绿莹莹的丝瓜，金灿灿的香瓜，粉嘟嘟的茄子，连在藤棵上的半红半绿的西红柿，有一回甚至还有一对并蒂的葫芦……那对葫芦是淡黄色的，胖胖的肚子，细细的腰，脑袋上还顶着两片嫩生生的叶儿。为抢捞这对葫芦，我们姐弟三个同仇敌忾，差点儿跟邻居孩子打了起来。

年过花甲，回头想想，这一小片天地对我的童年生活实在很重要，我在水边出生，在水边长大，对于所有城镇和乡村的河流，有着天然的喜悦和亲近。围绕著水，水码头，水边的生活，我写过不止一部小说，以百万字计数也不过为。